

書名

淮南鴻烈
解二十七
卷 明王
元賓刊本
撰者 漢 劉安
撰, 漢
許慎 注

卷二十五

卷

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卷二十五
子 雜家 雜學 前漢
倉石文庫:30260
30234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3023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倉石文庫:3026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淮南鴻烈解二十七卷 明王元賓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
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袖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
觀終始之物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純樸
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傳為
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
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
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冥覽有精

太尉祭酒許慎記上蕃王元賓校梓

凡鴻烈之書二十篇畧數其要
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

淮南鴻烈要畧問詁卷之二十八



共六本

許觀不許借

曹樹新

淮南鴻烈解
數

淮南鴻烈解



古之學者必先求其本
 而後求其末也
 夫學之於人猶木之有根
 也根固則木茂根朽則木
 枯此理之明者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五

太尉祭酒許慎記上蕃王元賓校梓

人間訓人間之事吉凶之中微行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
 自養不執。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
 極。總一筭。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
 萬。揜要而治詳。謂之術。居智所謂。行智所之。事智所秉。
 動智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輦。錯之後而不軒。
 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死。是故使人高賢稱
 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罪也。夫言

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通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蠶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突也。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螻。蹟蹟也。蛭蟻是故人者，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憊，倦劇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俞夫黃帝時醫。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揣商量高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



然以為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為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河雍地也。歸而封孫叔敖，而不辭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

佳尚子 女 二五

者其地。礪石之名。醜復丘今汝南因始地名醜荆人鬼好

鬼越人機機祥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

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復之丘楚國之俗功臣

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

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

橫行天下而無所繯繯屈威服四方而無所誣遂合諸

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害萬民內無輔拂之

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

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樂書中行偃皆大夫諸侯莫

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

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

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復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

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

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

之為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發

豕得伏藏無功受財以言大利而反為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

之地而擒於晉陽張武智伯臣也擒於晉申叔時教莊

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也莊孔子讀

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

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

害之反禍福之門不可不察也。陽虎為亂於魯。陽虎

之臣也。陽虎季氏專魯國也。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

失者有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劔而伯願伯迫門者

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不窮言深遠。我將出子。陽虎因

赴圍而逐。揚劔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

以戈推之。攘袂薄脰。袂袂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

反也。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與難也。魯

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者

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

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鄆陵。戰酣。晉

晉厲公恭王傷。晉人射恭王中目也。而休司馬子反渴

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豎小使也。陽穀其名。子反

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

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帷

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不穀不

君謙也。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

稷而不率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

斬司馬子反為僂。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

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反而

害之者也。夫病温而強之食。病渴而飲之寒。此衆人之

所以為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為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論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作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作。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樂羊文侯之將。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也。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為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

孟孫獵。孟孫魯大夫也。而得麇。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麇母隨之而嗥。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麇。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嗥。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麇而不忍。又何况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公孫鞅商君。魏公子。而殺之後。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爭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

者。不義之故也。爭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

卷之二十一 五

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為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為之柰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植耳，踈耳而聽也。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圖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為人所奪者，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書，棘之壁，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壁，與焉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曾之奇，虞臣也。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非求山，川也。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有溝防不修，水為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悞，契

與焉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曾之奇，虞臣也。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非求山，川也。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有溝防不修，水為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悞，契

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絃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魍或高陽魍，宋大夫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魍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

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始然善也 均高壯類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

城薛。靖郭君齊威王之子也。封於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

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友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為厭，厭戲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為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蟻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

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
虛於取，忤於心，而得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
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
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
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韓魏趙也。括子以報於牛
子。括子，牛子齊臣。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
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
以為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無害子亦齊臣。牛子以括子
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
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
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
以為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
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疏無害
子曰：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
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
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
寒不能煖，煖濕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
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
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
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

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柰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患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難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

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

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於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燕爲之柰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

能安無爲貴智伯臣請試潛行潛行伏出也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之君說之曰臣聞之唇亡而齒寒今

智伯率二國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次矣不

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世事必敗爲之柰何張孟談曰言出君

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見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

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

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
智伯軍，敗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
赫為賞首。群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為
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群
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
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
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侯臣
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

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
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
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

臣故稽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
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

甲鎧也，括箭也。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董粟而至，服駕牛

也，輦擔也。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

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入城，臣請

比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

可賞也。解扁為東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

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守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

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斃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可罪者，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翟。魏聞倫曰：鼓之畜夫，聞倫知之。魏聞倫，晉人也。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

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安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

合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而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孟盟，伯里奚之子也。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弛高，蹇

他，蹇他，弦高之黨。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

三率，秦將白乙、孟明、西乙。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

弦高。弦高辭之曰：誣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

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敗國俗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俗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發多短。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守欲有陳也。大夫畢賀申叔時。

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為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群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為無道。與兵而攻。固以誅罪人。

遣人以陳諸侯聞之。以玉為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為智伯謀曰。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

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之。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為君廣地。夫為君崇德者。霸為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仍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

淮南子 卷一 二十五

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何

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為害。譬猶緣高木而

望四方也。雖偷樂哉。然而疾風至。夫嘗不恐也。患及身

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

而受賞。不為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

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而能則匿。欲所

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真墮之勢。而無

不勝之任。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

君而割其地。尚以為未足。遂與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

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為飲器。國分為三。為天下

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

脩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

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荆平王。費無忌楚臣復白也

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近諸夏國在諸夏也而荆

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避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

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

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

奢傳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五子奢遺說於王左側

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

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

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為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為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大夫也。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孟嘗君封於薛。使人以車迎之。至而秦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為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菜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糲菜飯。黍粱服。糲菜。糲菜。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為父報讎於齊者。剗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為父報讎。以出死非為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驅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徐而出門。上車而步。

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為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為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為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以為遲者。反為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為疾。遲之為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剝索之。離朱明目。物捷疾。利搏善。捨於物二人皆黃帝臣也。

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悅而後能得之。忽悅黃帝臣也。忽悅善亡

之以。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戒禍乃不

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

與知者同功。夫燭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

瘡漏若懸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

孟諸至孟諸宋大澤雲臺高至雲也而水決九江而漸荆

州。雖起二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

癰疽之必潰也。所流者多矣。流汚諸御鞅復於簡公。諸

御鞅齊臣簡公齊君曰。陳成常。宰子。二子者。甚相憎也。

宰子孔子弟子。在於齊。臣恐其攝難而危國也。君不如

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子於庭中。

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

鬪雞。季氏郈氏皆魯大夫。郈氏介其雞。介以芥菜塗其雞翅

而季氏為之金距。金距施金芒於距也季氏之雞不勝。

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

公復毀譜也。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

公六佾之舞庭者凡二人也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又

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子家

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為一。三家孟氏、叔孫氏、季氏。其德

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

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

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

生者如於雞定及其犬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

師大侵楚。齊桓公由蔡姬乘舟，姬蕩舟，公惧，上之。公怒，歸之。蔡於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而勝之也。

齊桓公由蔡姬乘舟，姬蕩舟，公惧，上之。公怒，歸之。蔡於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而勝之也。

乃無一。家駒難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

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大夫也。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

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雍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

蠹豸剖梁，柱蠹室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

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得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

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

其辭，脇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

者三人皆羈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趙衰、胥姬遇之無

禮，必為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

死人手。社稷為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

存也。聽。螿。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為。謀。耳。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結。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其。身。壁。猶。失。火。而。鑿。也。被。表。而。用。篋。也。夫。塘。有。萬。穴。北。設。隨。隄。之。有。萬。穴。塞。有。十。魚。何。處。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劍。之。折。必。有。蓄。蓄。缺。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子。國。啜。羹。而。熟。投。卮。漿。

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

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

不。難。明。年。伏。即。尹。而。答。之。三。百。即。尹。主。即。官。之。尹。也。夫。

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木。孚。於。卵。也。一。指。

篋。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翻。之。所。

成。也。則。奮。翼。揮。臆。六。翻。之。未。也。凌。乎。浮。雲。背。肩。背。天。

膺。摩。赤。霄。赤。霄。飛。雲。翔。翔。乎。忽。荒。之。上。析。惕。乎。虹。蜺。之。

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緜。蒲。沮。之。子。巧。亦。弗。能。加。也。江。水。

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攬。衣。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鷺。石。

城。洞。庭。在。長。沙。石。城。在。丹。陽。經。丹。徒。丹。徒。在。會。稽。起。波。

濤。潮。者。涌。起。還。者。為。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

...

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白：三人皆賢夫子而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牛缺隱士也。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施其衣被。施奪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矍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及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揜形也。聖人

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為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之，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為人，行也。其所論未，知突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為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

錄圖

挾鋪也。秦博士盧生使入海還秦錄圖書於始皇帝。

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

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揚翁

蒙公蒙恬也。揚翁子秦將。將築脩城西

屬流沙。起隴西臨洮縣。北擊遼水。遼水遼東。東結朝鮮。

朝鮮樂浪。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

翡翠。翡翠赤雀翠青雀珠璣。員者為珠。頡者為璣乃使尉

屠睢。尉屠睢秦將。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罽城之

嶺。罽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一軍守九嶷之塞。九嶷在

零陵也。一軍處番禺之都。番禺南海一軍守南野之界。

南野在豫章。一軍結餘干之水。餘干在豫章三年不解

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監祿秦將也。鑿

渠也。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西嘔越

宋西嘔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

駭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

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脩農

畝。婦人不得刻麻考纒。考成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

於衢。箕會以箕於衢會歟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

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戲地

名在新豐。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

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修城以備亡。不知築修城

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

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扶旁。大人過之

則探鷄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

之設備也。鳥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

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

益宅不祥。西益宅築舊居之。更以為田宅不。益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

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宰折睢傳名姓。曰。吾欲為

宅。而史以為不祥。子以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

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

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

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

夫史以爭為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

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開結。無

不解兒說。米大夫也。非能開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

解也。至乎以弗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

禮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

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畢辭

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以

大半享野獸。大半三牲。以九韶樂飛鳥也。子之罪也。非

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圍往說之。圍養馬者。至見野人曰。

子耕以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

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

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柏夫歌。采菱。發陽阿。



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鄙歌曲也。非歌

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暢申連環不解。物之不

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

高也。為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

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

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

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楚臣也。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

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

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噬豚。又

何疑焉。且也。為文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任其力。

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知仁義而

不知世變者也。申菜杜蒞。申菜杜蒞皆香申也。美人之

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滌。滌臭汁也。則不能保其芳矣。古

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

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驪逐人於榛。薄而襄筮盤旋也。今

霸隆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

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

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為義而滅

燕。子噲行仁而亡。子噲燕王也。燕代說子噲讓國。哀公

遂專政。齊伐燕。大敗之。噲死也。

好儒則削哀公魯君代君為墨而殘代君趙之別國滅

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

遭之時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為

之擒矣。夫戰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官人得

戰則以刈葵官人官侍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

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譎

不受祿而誅狂譎東海之上人也耕田而食讓段干木

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

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

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

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

世離俗單豹隱士。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

七十。猶有童子之色。卒而高飢。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

張毅好禮之人。過官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眾必下。斯

徒馬圍皆與伉禮。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

食其外。毅脩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堅強賊之

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

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

全其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贏縮卷舒。與

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

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也。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飲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弃其身。仁者弗為也。東帛以贖之罪。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知曰。此螳螂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士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曰。子方隱一老焉。隱定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

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四國朝。昔湯自見四向張網者。湯教去其三。而祝曰。欲上者

上欲下者。下無入吾網。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文王治靈臺。得死人

之骨。夜夢人呼而請葬於旦。武王陰暘人於樾下。武王哀唱

者之熱。故陰之於樾。下樾下衆樹之虛也。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

王句踐。一決欲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

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

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灌

雩。奠之野。雩婁今廬江是。莊玉知其可以為令尹也。子

發辯擊劇而勞。佚齊。辨次第也。擊劇次第罷勞之賞。各

齊子發築設勞佚之節。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

是以楚知可為兵齊同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

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鍾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夫勸在三寸之轄，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衛君衛侯軒也，吳王囚之。吳王夫差欲

流之於海者，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魯公

撤鍾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為有憂色？魯

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為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為黨。今

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

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為，奈何？仲尼曰：若欲

免之，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

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

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能行

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能說之不能也？

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

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

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

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著

龜，以為著龜以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

龜，以為著龜以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

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

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為室，而太公宣子諫。

大夫室大衆與人處則詳，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昭穆先君宗廟為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

魯國之欲為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逆也。夫臨河而釣，日久而不能得一鱸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釣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擲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

夫物無不可奈何，言物皆可而治也。有人無奈何，事有人材所不及無奈何。何也？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為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磨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鸞墮腐鼻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梁今之陳當凌儀也

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



反兩。射朋張上棋中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

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審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

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

於天下。務勢請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共

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

屈建楚大夫也石曰。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不然。白公

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捷之固。大

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非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

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亂。殺令尹子叔。司馬

子期。子叔子期皆此所謂非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

不然。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

前。子發謂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

後。子發盤罪威王。盤辟也。發得罪而出奔。刑者遂襲恩

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踰足而怒。踰足。躒足。曰。子發

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潛於骨髓。憐痛使我得其肉

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皆以為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

發。此所謂若然而不若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若越

王句踐。早下吳王夫差。請身為臣。妻為妾。奉四時之祭

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為蕪。而戰為

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

人以擒夫差於姑胥。姑胥地名。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迹，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睛，植睛怪尾，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五終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六

太尉祭酒許慎記上蕃王元賓校梓

脩務訓脩勉務超聖人超時冠履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脩務

用以題篇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而來推之而不

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或人以為先為術如此吾以為不

然嘗試問之矣以為不如或人之言嘗問之於聖人矣若夫神農堯舜禹

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言五人可謂聖人邪也

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為明矣言不得無為也古者

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蛇之肉時多疾病毒傷

淮南子卷之二十六終